

## 伦敦游行传真相

（明慧记者唐秀明英国伦敦采访报道）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五日，七百多名来自欧洲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市中心举行集会游行，壮观的游行队伍把真相带到广大民众面前，人们纷纷表示支持法轮功、谴责中共的迫害。英国退休外交官员肯恩说：“整个游行队伍充满活力，展现着平和、坚定的信念以及对和平的热爱。”

游行队伍包括天国乐团、法轮大法弘传世界、法轮功反迫害和支持一亿多中国人“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四个大的方队。天国乐团的演奏震撼人心，人们从沿街商店和住宅中走出来，观众纷纷接过真相传单。

英国的吉尔和埃德沃德夫妇，是公司经理，他们非常喜欢天国乐团，并认为法轮功游行队伍平和有序。他们表示，这是让人们了解真相的很好的方式，“越多的人知道真相，问题越可能被解决”。

退休的英国外交官员肯恩，曾在



越南、老挝等亚洲国家任职。肯恩说自己多年前就听说过法轮功，但不明白为什么中共要迫害，能想到的唯一原因就是共产政权要控制一切。肯恩表示看到天国乐团的演奏和游行队伍很感动，把真相告诉世人很重要，希望更多的人能关注法轮功。他说：“整个游行队伍充满活力，展现着平和、坚定的信念以及对和平的热爱。”

很多华人面带惊讶和欣喜，中国大陆的华人观众越来越希望了解真相。来自中国南方的丽娜女士，在英国生活二十年了，她欣喜地看着游行队伍，拿出手机不停地拍照。她真诚地说：“第一次看到这么大规模的游

行，不知道法轮功影响这么大。”看到队伍中揭示的三千多位大陆法轮功学员因坚持信仰而被迫害致死，丽娜说，法轮功被迫害的信息让她感到很沉重。她要去更多地了解真相。

从大陆来英国探亲的阿丽思女士告诉记者，看到这么大的队伍“挺惊讶的，真的挺惊讶”，与国内对法轮功的宣传完全不同。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男女老少的修炼者，看到这么多西方法轮功学员。另外，对于有警察开道保护，自由平和地游行，阿丽思更是感到与大陆的不同，这种形式“在国内不可想象”。她愿意多去了解在国内看不到的真相。◇



## 马来西亚健康展 民众喜闻法轮功

马来西亚规模最大的健康博览会“二零一一年第八届国际健康展”于十一月五日至八日在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举办。今年是法轮功连续第三年参展，马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应邀在舞台上表演，振奋人心的鼓声响彻会场，赢得观众的热烈掌声。法轮功学员向大众介绍法轮功对人身心健康的益处，并演示了五套优美舒缓的功法动作。许多参观者直接来到展位前，询问炼功地点并购买法轮功书籍和教功光碟。◇

## 大家谈：小悦悦被碾与小思影被烧

佛山小悦悦被两辆汽车碾压，十八个路人见死不救的消息，让众人震惊。然而这一引发世界舆论的消息，在央视的各个频道中却没有一丁点报导。央视的冷漠丝毫不亚于十八个路人的见死不救。

作为中共一言堂的头号媒体，央视是为中共服务的，对“小悦悦事件”这样引发全民关注的有关中国人道德良知的消息不报导，而对中共授意制造的假新闻，不但播出，还要反复播放，天安门自焚假案就是一例。

“天安门自焚”早已被国际社会揭穿是中共一手策划导演的骗局，细心的观众在央视播出的画面中，也发现了许多破绽，如：王进东的衣服被烧得七零八落，但是放在他两腿间的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完好无损；王进东身后的警察拿着灭火毯悠闲地站着，等王进东喊完一句栽赃法轮功的

口号，才把灭火毯盖在他头上。再如，被央视声称是现场烧死的女子刘春玲，录像画面显示她并非被烧死，而是被军警用重物击中头部倒下。

报道说十二岁的刘思影严重烧伤，本该抓紧施救，可是当局却让担架停下，在静止中拍摄女孩喊“妈妈”的镜头；严重烧伤患者要防止细菌感染，央视记者李玉强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和帽子，拿着话筒近距离采访小思影。当局丝毫不考虑孩子的生命安全，只看重如何能以“更生动”的画面煽动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

不报道小悦悦事件，是害怕民众对道德问题进行反思，进而看清造成中国社会道德败坏的魁首是中共；而反复播放小思影被烧的天安门自焚骗局，是因为中共害怕民众明白法轮功的纯正美好，从而映照出中共的残暴邪恶。然而真相怎能挡得住呢？◇



(明慧记者邵凌日本采访报道) 一九九八年八月开始, 佐佐木节子女士的生活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折磨她几十年的疾病不翼而飞, 大字不识的她居然能识文断字, 家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她逢人就说, 是法轮功带来了这一切, 希望有缘人都来修炼法轮功, 都来受益。

### 孤苦童年 生活辛苦劳碌

抗战时期,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 并强迫部份日本国民移居中国东北, 幼年的佐佐木节子随家人到了中国。日本战败后, 国民撤离中国时, 留下一些幼小的孩子委托给中国人领养, 被称为日本孤儿。佐佐木节子被好心的中国养父母收留, 可是这个家庭孩子多, 生活困难, 节子虽然活了下来, 但是养父母根本没有钱供她念书。她十六岁就外出谋生, 做过各种苦工, 甚至做过壮小伙都承受不了的火车站的装卸工。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佐佐木终于回到日本。她虽然有了家庭, 可是生活的重压, 使她患上了肺结核、轻度肝硬化、胃病、关节炎、脊柱弯曲等等顽疾。每天早上醒来不按摩就起不来, 连饭都做不了, 用她自己的话说, 五脏六腑都没有好的。

疾病的折磨, 使她脾气暴躁, 孩子们都怕她, 丈夫为她担心忧虑。她当时想, “活到五十五岁就行了, 到

## 佐佐木的修炼奇缘



图: 年近七旬的佐佐木和先生炼功

最小的孩子成家, 我死了也心安了。”

### 喜得大法 读书认字

一九九八年八月的一天, 大女儿偶然见到同事的太太李女士。原来李女士身体虚弱, 患很多疾病, 可是这天看上去却是红光满面, 精力充沛, 象换了一个人。她马上询问原因, 李女士说是修炼了法轮功。女儿如获至宝, 马上告诉妈妈赶快试试法轮功。

佐佐木节子听了李女士的介绍, 并看了李洪志师父讲法录像, 她感觉非常舒服, 想一定要炼这个功。当她拿起香烟想抽两口, 象往常一样放松放松时, 却感觉索然无味, 不再想抽烟了。抽了三十年的烟, 就这样神奇地戒掉了, 她满心欢喜。

可是当佐佐木节子拿起《转法轮》看时却发愁了, 密密麻麻的一片,

一个字也不认识。她想, “我不识字, 怎么修炼呀?” 当时已经五十六岁的佐佐木却抱定了一念: “不行, 我得学认字, 我想读师父的书呀。” 她就问老伴儿、儿女、朋友, 一个字一个字地学。不知不觉地, 她发现自己能慢慢地念《转法轮》了。大家都很惊奇, 家人也赞叹发生了奇迹。

### 传播真相 共同受益

现在年近七旬的佐佐木节子原来的疾病不翼而飞, 完全恢复了健康, 感到一身轻。她的性格也不再暴躁, 很少发脾气了。为人处事也变得更加谦和, 乐于助人, 遇到事情总是会找自己哪里没有做好。

佐佐木经常参加社区活动, 告诉大家“法轮大法好”, 并和功友们免费教功。来学功的除了本国人, 还有中国人。有两位中国人, 小时候家里贫困没有机会念书, 想读大法书却不认识字, 佐佐木非常理解她们的心情, 就教她们认字。她说, 我自己本来是个文盲, 现在却能教别人认字, 能帮助她们读书, 真是想也没想过。

佐佐木的丈夫韩先生看到妻子的变化, 对法轮功深信不疑,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 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他说, 中共的宣传都是骗人的, 法轮功好就炼。十几年来, 修炼法轮功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事情, 老两口乐在其中。◇

## 分享幸福

二零一一年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召开之前, 十一月五日早晨, 来自欧洲各国的法轮功学员在英国伦敦摄政公园集体炼功, 场面祥和美好。几位学员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来自波兰的小伙子墨斐, 两年前在网络上发现了法轮功。阅读了《转法轮》后, 他决定修炼。以前墨斐每天要抽半包烟, 并沉溺于酒。修炼后, 在一周时间里他戒掉了烟酒, 这让他的家人们很吃惊。

墨斐说, 自己以前老是和别人打架, 修炼法轮功以后, 他的性格变好了, 对人对事都耐心了很多。他还说, 因为按“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 身上的坏毛病一个一个地改掉,

如今他拥有了内心的平静和更纯净的思想。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变了一个人, 他的改变不仅使家人为他高兴, 也开始令家人们以他为骄傲。

来自西班牙的蒂安娜和母亲爱琳都炼法轮功。蒂安娜说法轮功让她明白了生活的意义, 她离开家乡上了大学后, 在大学里建立了义务教功点, 把“真善忍”的美好带给更多人。

来自印度的文贾先生从事贸易工作, 现和家人居住在西班牙, 两年前开始炼功, 文贾感慨地说, 人就应该按“真、善、忍”生活, 他戒掉了吸毒和酗酒, 别人对他不好时, 他会从对方的角度考虑人家为什么生气, 而且可以平静下来, 不和对方计较。

来自德国科隆的沃瑟拉女士说, 修炼后, 她的身心放松且平静, 她更能容忍和为对方着想, 家庭和睦, 她



图: 波兰小伙子墨斐在伦敦摄政公园炼功。右图: 来自西班牙的爱琳母女。

的先生非常高兴。

沃瑟拉女士还说, 因为身为德国人, 历史让她知道共产党有多坏。她说自己热爱中华文化, 法轮功教人向善做好人, 让人身心受益, 而中共却造谣诬蔑并残酷迫害, 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贩卖做移植手术。现在, 她常去科隆大教堂前讲真相, 特别是告诉中国游客法轮功真相。◇

# 黑龙江七台河李红霞、王秀玲、丁士英面临庭审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黑龙江七台河市法轮功女学员李红霞、王秀玲于二零一一年五月份、丁士英于三月份，被中共绑架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七台河市看守所。

期间家人多次要求探视，警察都以正在“转化”（即逼迫放弃信仰）为借口，阻挠探视。近日家属打听到不法人员编造的图谋进一步迫害李红霞、王秀玲的“卷宗”转到桃山区法院，迫害丁士英的“卷宗”转到新兴区法院。

李红霞年幼的孩子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经受这场迫害，姐弟三人靠打童工和好心人的帮助，才生活到今天。孩子只要看到警察、警车，就控制不住的恐惧。如今疼爱他们的妈妈又被绑架了，孩子怎么也想不明白妈妈做好人总遭迫害，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场残酷的迫害呢？多希望妈妈早一天回家。

曾经被非法判刑四年，在狱中遭酷刑迫害的李红霞三十四岁时，丈夫在工作中丧生，她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以打工为生，生活的艰难加上精神的折磨，使她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后来修炼法轮大法，变得开朗、乐观，遇事为他人着想，孩子也感到每天都和妈妈生活在幸福之中。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后李红霞的家庭和众多的家庭一样，遭到无休止的威逼、骚扰、恐吓，多次被非法关押。她曾于二零零三年被绑架，被非法送入七台河精神病院迫害，当时她无血压，无脉搏，无体温，七台河看守所所长尹忠良要灌食，大夫不同意，尹说灌死扔道边，就说跑了。恶警尹忠良还说：“我恨不得把你扔到男监室，让他们轮奸。”

她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被非法判刑四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酷刑折磨和奴役。几乎每天都遭受“坐小凳”（左右相邻，两腿要挨着，后排人的腿要顶着前排人的屁股，不能动，否则挨打；上厕所只给5分钟，超过时间也挨打），时不时就被上大挂，大吊背，大背剑等酷刑

折磨，差一点被折磨死。酷刑折磨程度难以形容，无法想象，极其痛苦。

## 再次遭绑架，再次面临非法判刑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七日下午二点多，李红霞和王秀玲在桃山集市，遭到桃山派出所两名警察绑架，在桃山派出所，李红霞不报姓名，遭所长王锡福殴打，后两人被非法关押在七台河市拘留所。

五月十七日当晚，李红霞的家属到桃山派出所找人，遭到警察的威胁恐吓，一度想把孩子也扣下，未得逞。

五月十八日，家人到拘留所要求见人，门卫说：交伙食费四百元就可见人。家属交完钱，门卫领着家属没走多远，里面出来一警察说：省里来人检查，不让见，这时家属听到里面隐约有呼叫的声音，家属一再要求，门卫来回走了几趟，都没让见，最后在家属强烈要求下，把交的钱要了回来。之后，家属多次去都不让见。警察说是正在“转化”，后得知，当时市政法委的人参与迫害。

五月二十八日早九点，家属再次来到拘留所要求见人，门卫说：省里来人检查不让见。正在交涉中，从院内走来一人声称是李所长，家属说要见人。李说：不行，法轮功不许见，现在正在“转化”。家属问：怎样才能让见呢？李蛮横的说：回家做梦吧。并用手指着前来的家属说：你、你、以后不许来了，拘留十五天，到时来接人。

十五天后的六月一日，家属再次来到拘留所，得知李红霞已被桃山派出所提走了。家属赶到桃山派出所，所长王锡福声称：人已经被转到看守所，办案人李万金出门了。家属于六月二日、十日到桃山派出所要求见人，都被拒绝。

直到六月十三日，家人才见到李红霞，得知她在看守所也挨打了，发现她人瘦了很多，上衣襟还能看到已经风干的血迹。

近日家属打听到中共邪党人员图谋陷害法轮功学员李红霞、王秀玲的“卷宗”转到桃山区法院，陷害法轮功学员丁士英的“卷宗”转到新兴区法院。

据悉，王秀玲曾被迫害的大小便失禁。丁士英遭到看守所副所长郑贵义、警察黄俊东的毒打迫害。

# 害好人 食恶果

（明慧网通讯员大陆报道）法轮大法是指导人们按“真、善、忍”修炼身心的高德大法。然而十二年来，中共“六一零”成员和警察，却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善恶有报”是天理，以下是近期的几个恶报实例，希望相关人员珍惜生命，引以为戒。

二零一一年十月四日，黑龙江省大庆油田公司井下作业分公司刚提升的“610”主任刘杰，现年五十三岁，去内蒙游玩。刘杰骑摩托车和朋友们在路上兜风，客车拉着他们的家人，在后面跟着。刘杰转过一个弯路，撞上一辆停在路边的大车。刘杰当时穿戴着防护帽防护衣，都是带气囊的，然而不知什么物件从其脖子扎进去，刘杰当场死亡。且想讨要赔偿都困难，因为百分之百是自己的责任。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日，时任610副主任的刘杰，指使并欺骗下属单位以上班为由，将本单位法轮功学员王奎，亲自绑架到五常洗脑班，迫害近四个月，给王奎的身心造成极大的痛苦与伤害。刘杰明知王奎工作好、正直清廉、是公认的好人，却昧着良心干伤天害理的事，结果自食恶果。

广东普宁市国保大队中队长、610成员温雄（又名温奕雄），五十四岁。九九年七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温雄想由此搞点“政绩”往上爬，因此积极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跟踪、绑架、送劳教等。法轮功学员用各种方式跟他讲真相，他仍然一条道走到黑，原本体格健壮的他突患癌症，于二零一一年十月底死亡。◇

新兴区法院邮政编码：154600

韩加利（院长）13946517878

刑庭庭长郑树伟 13946506176

新兴区检察院公诉科长盖国明（负责丁士英案） 15946449789

新兴区检察院张进学 13904671668

七台河桃山区法院张丽娟 13945570464

七台河市桃山区检察院葛长富 13351142666

公诉科尚颖 13945599907 ◇



继母到我们家时，我们姐妹三人都已成家，并与父亲都已走入大法修炼。那个时候全中国的人都知道大法好，媒体上也说好，继母对我们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我与姐姐先后走上北京，想告诉政府大法好，结果被中共绑架并关押迫害。

父亲年轻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当时就如他所说，他真的是想用自己满腔的热血去报效这个国家，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从来不叫苦叫累，可是文革一来他就被打成了黑帮，被拉出去在各个村游斗，去挑粪，直到把扁担压折。刚走出校门不久、白面书生一样的年轻的父亲险些承受不住“今天还活着，不知明天会遭受什么样的折磨”的恐惧。在一次同事被拉出去批斗毒打时，在办公室听到同事的哀号，父亲几乎失去活下去的勇气。父亲后来说，同事之所以被毒打，是因为从他家中搜出了一本《红旗》杂志（中共党刊），那些人说，一个黑帮家里怎么可以有《红旗》杂志，一个黑帮怎么配看《红旗》杂志。

幸运的是，父亲还是活了下来，但对共产党的怕却深入骨髓。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父亲尽管知道大法是正的是好的，但也没有勇气继续修炼。有一天，父亲因心梗住进医院，越来越重，医院最后下了病危通知书，这时父亲才发现医院也无法救他，能带



## 继母的转变

给他平安与健康的只有大法。于是父亲继续修炼，身体很快康复。

这时的继母不再支持父亲炼功，对我们讲真相也很反感。有时我带着孩子去住一宿，当我与孩子香甜入梦时，继母却不睡觉，说她觉少，不想睡。我也没多想。

去年，我去看望两位老人，继母正在一只沙发里坐着，浑身浮肿的她将一只沙发塞得满满的。两只脚象两个大馒头，吃什么药都无法消肿。另外继母还打算过两天去市医院做鼻息肉手术，这个病让她头痛难忍。

我让继母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以往每提起此事，继母都不以为然，但这次也许是出于对手术的惧怕，也许病痛真的让她痛苦到极限了，继母念了起来，并不时问父亲：“我哪有病法轮功师父知道？”

一天后，我去看继母，她兴奋地

告诉我，她念了一天大法好，一趟又一趟的跑厕所小便，一天就消了肿。

几天之后，父亲告诉我，继母头不痛了，晚上睡得安安静静的，以往呼噜打得大街上都能听见。又几天，继母惊奇地告诉我，这几天她不停地流鼻涕，竟然把鼻息肉流了出来，从此再不头痛。

体验了大法神奇，不识字的继母每天晚饭后让父亲给她念《转法轮》听，一次我笑问老人，天天听法，书里说什么来着？继母说：叫掏好心眼儿呗。

继母也开始告诉别人她在大法中受益的事实，让她的亲戚朋友都念大法好。已经有人因此而受益。老人说：现在听谁再说大法的坏话，我可不愿意听哩！

继母后来说的一句话，着实让我吃惊不小，她说，看电视上宣传得吓人，我每次带孩子去娘家住一夜她都不敢睡觉，怕半夜我起来把她杀掉。老人说此话时略带歉意，而后可能觉得很可笑，又哈哈大笑。我却笑不出来，我看到了造谣宣传有多害人。

继母是幸运的，而多少人仍被谎言毒害着。希望所有善良的人们都能静下心来，去听听法轮功学员说什么，毕竟最了解法轮功的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最有发言权。（文／大陆大法弟子）◇

## 1400 个谎言编织的恶梦

中共江泽民一伙在一九九九年七月开始迫害法轮功时，利用喉舌媒体，铺天盖地地散布谎言，如同文革再现。其中最为恶劣的谎言就是所谓的“1400 例”。在这些例子中，中共把和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的自杀、杀人以及病死事件扣在法轮功头上，并把一幅幅血腥的画面强行灌输到大陆民众的脑海里，所谓的“1400 例”其实是 1400 个谎言编织的恶梦。

如山东新泰市铁锹打死父母案：山东新泰市泰山机械厂工人王安收，因精神病发作将其父母用铁锹打死。王安收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这一点在当地法院判决王与妻子尹彦菊离婚的判决书上写得非常明白。山东省新

泰市人民法院（1999）新城民初字第 245 号民事判决书的部份内容：“本院认为，被告（王安收）婚前患精神病并隐瞒，婚后精神病多次复发，且经久治不愈，曾因精神病发作杀害自己的父亲，原告（尹彦菊）坚决要求离婚，夫妻感情已完全破裂，原告离婚请求予以支持。”

又如重庆永川双石镇龙刚跳河自杀案：重庆永川双石镇龙刚，家住双桥街七十号，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龙刚死后，一个姓杜的记者采访他的妻子，把一些诬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叫她照着念，并给了她二百元钱。龙刚父母投书明慧网说：“儿子有没有精神病作为父母是最清楚

的，天下哪有不心疼子女的父母。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煞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

再如辽宁盘锦市魏家杀母案：二零零零年辽宁盘锦市电视台曾报导“魏家杀母案”。事后了解到这位被杀的老年人是以拣破烂为生的，其女在海城游手好闲，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母亲没钱给她，她在晚上将其母杀死。后来，公安部门的人给其女出主意：“你就说你炼法轮功，往法轮功上一推没死罪。”魏家老百姓都知道她不是炼法轮功的，但迫于中共强权的压力，只能背地议论。（文／华云）◇